

讀書樂

看「快樂的讀書人」，隱地著

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，爾雅出版社印行

讀書樂，是讀書的一種情趣，也是一種態度，甚至是一種胸襟。

「快樂的讀書人」不但剷除了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狹隘觀念，同時賦「三日不讀書，言語無味」以更深一層的意義。

說實在，像作者這般迷書，這般愛書的人，今日真猶如鳳毛麟角。凡人有了喜悅或苦惱，總要自己的朋友也能分享或是分擔。隱地的筆一向以流暢活潑見長，他就藉着這隻筆，將讀書人對於書的那份執着的感情，那份幾乎難以言喻的關心，從心底深處移自白紙之上。書給作者在孤獨的時候以慰藉，沮喪的時候以鼓勵，更在歡樂時候與他一同歡樂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讓人永遠保有一顆同情心，讓他無論遭遇什麼情況，對於這個他所生存的世界，能够永遠懷着諒解的微笑。誠如作者在書裏所說的：「有些實利主義者會說

：同情毫無用處，它解決不了實際問題。其實不然，同情心是維繫人與人之間親密關係的最後環結，如果連這點連繫也蕩然無存，人類還有什麼希望呢？」

英國散文大家吉辛，生活拮据的時候，爲了買一套吉朋的「羅馬帝國衰亡史」，其間之辛酸與快樂，想喜歡買書的朋友，應該都有過相同的經驗。有了書，便得有書架，於是從「兩塊鉛片」書架到「自天花板到地面」書架，雖然一定吃了不少「苦頭」，不過我想到頭來還是歡樂多於痛苦。讀書固然可以使面目不再可憎，晒書、拭書、對書相視也會讓心底綻出朵朵笑容，即使把歪傾的書扶正，也含有無窮的喜悅。

對於愛書的人來說，每一本書都有「一段情」，都有一個「夢」，他對他們都付出了十分的愛心，「常常我夢想自己所有的書，都能放在一個光潔的書櫃裏，每本書都豎了起來，而不再永遠被壓疊着——被壓疊着的書經常像是對我發脾氣似的……」這就是「快樂的讀書人」的可愛處。什麼是快樂的讀書人？快樂的讀書人是爲了增進知識和享受生活情趣而讀書，他有自由選擇自己願意讀的書，他認爲「打開一本書，你就會進入一個世界，波瀾的、平靜的、繁華的

、簡陋的……它能激昂我們生的意志，毫無痛楚的彌補了現實生活的缺陷，使我們精神昇華，改變氣質，幫助你我開濶心胸、拓廣視野，而不再只想到凡俗的日子……。」

所以，讀書為什麼會不快樂？（戴度山）

一個「市鎮小知識分子」的心聲

評「第一件差事」，陳映真著

民國六十四年十月，遠景出版社印行

這是陳映真第一次在此地將他七年以來的作品結集出版，從這本短篇小說集中，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他作品裏的青酸苦澀是多麼地刺人。在有些作品當中，作者「內省」之深沉，也已到了無法與多數讀者溝通的地步——假如你並不是那麼瞭解陳映真這一個人的話——例如他早期作品中源自童年灰黯記憶的「我的弟弟康雄」、「故鄉」、「死者」及「祖父和傘」，若是沒有書前許南村一篇大序出來點化的話，那麼

我們對於作者所懷抱的那一部份沉落的心境，簡直就是無言以對。然而有時倒也能够通過文字，直覺地捕捉到一絲無可奈何的挫敗感，以及一些死滅的人性。

佛家以為人生「苦海無邊」，因此着重一個「渡」字；基督教以為人類生而背負著「原罪」，因此主張「救贖」。從這些宗教的內涵，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漠視人生或者人性裏陰暗的一面，反而能够正視它，並且以人的弱點作為人類行為的火花，去點燃行動的引線。如果我們承認一個藝術家在他作品中的意識凝聚也是某種「宗教」的話，那麼揆諸陳映真的小說之中所呈露出來的世界觀，則是一種無力的、頹唐的、殘廢的生活行動者，如「我的弟弟康雄」裏的康雄、「一綠色候鳥」中的趙如舟，及其他各篇之中以死亡、瘋狂、麻痺作為結局的衆生。

令人大不以為然的是，這種世界觀的根源却是來自所謂「市鎮小知識分子的作家」地位之淪落，或者是印證於佛洛伊德的「情意結」說——去歸附於童年的不幸。童年的不幸，乃是一種甚普遍的現象，暫且不去談它了罷。僅就作家（或言「知識分子」）地位